

大白鲸科幻世界

# 高原水怪

刘虎——著



 大连出版社  
DALIAN PUBLISHING HOUSE

# 目录

Mulu



隐秘的心结 / 1

另辟蹊径 / 3

惊天发现 / 8

难以解答的质疑 / 16

传言四起 / 20

无端消失的鱼苗 / 26

坚韧的胡杨 / 35

子夜惊魂 / 44

真容初现 / 53

疑云再起 / 67

初次交锋 / 81

空中猎捕 / 86

陆地鏖战 / 99

朴素的启示 / 117



完美的设想 / 121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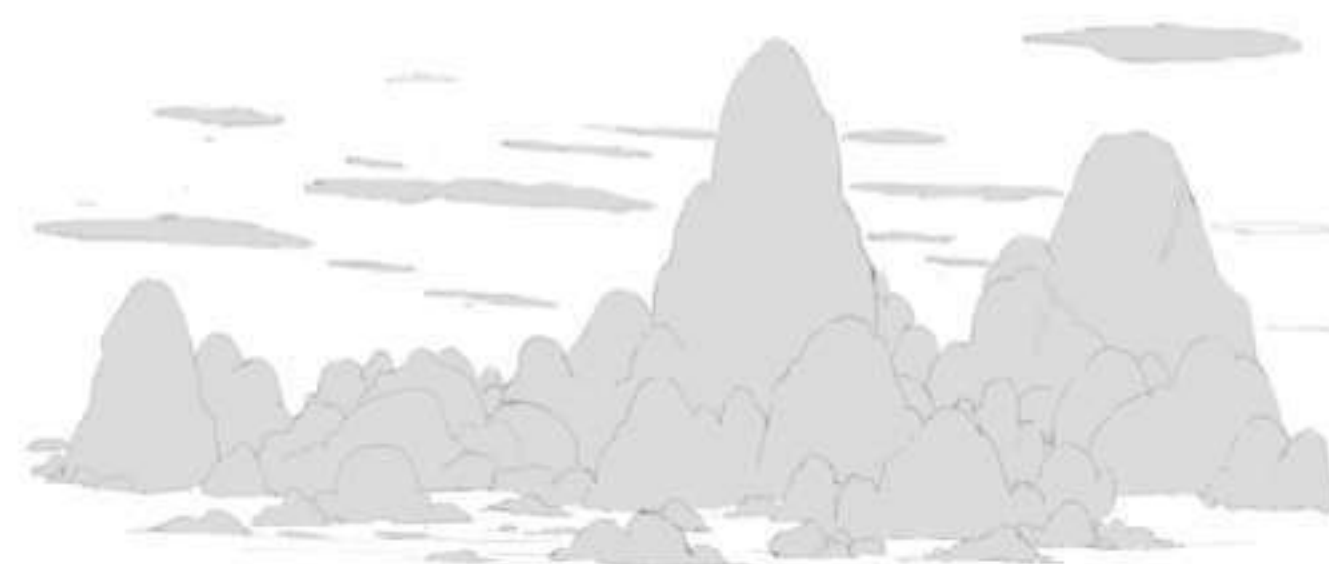
固态的泪珠 / 124

荒原生机 / 137

恐怖的假日 / 143



## 隐秘的心结



一听又是什么水怪，不等陆鹏往下说，常春就愤怒地挂了电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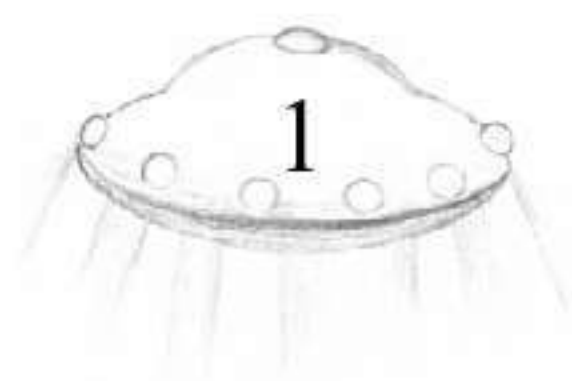
这是一所位于中国西北地区的大学，古生物学家常春是这所大学的教授，陆鹏是他的在读博士研究生。

转年，常春就六十岁了。女儿大学毕业后在北京工作，如今女儿的孩子要上学了，老伴儿几乎天天催他早点退休，一起到北京带外孙，享受天伦之乐。

常春心里比老伴儿还要着急。作为一个古生物学家，他每年的多半时间都是在野外考察中度过的。自己亏欠家人太多了，趁着现在还能跑得动，得多陪陪家人了，多少算个补偿吧。

陆鹏从大学本科起就是常春的学生，是常春最得意的弟子，也是他退休之前最大的牵挂。他们之间还有另外一段很深的渊源，这个放在后面再讲。

陆鹏聪明，出生于偏远农村的他，从小就经常跟着父母干农活，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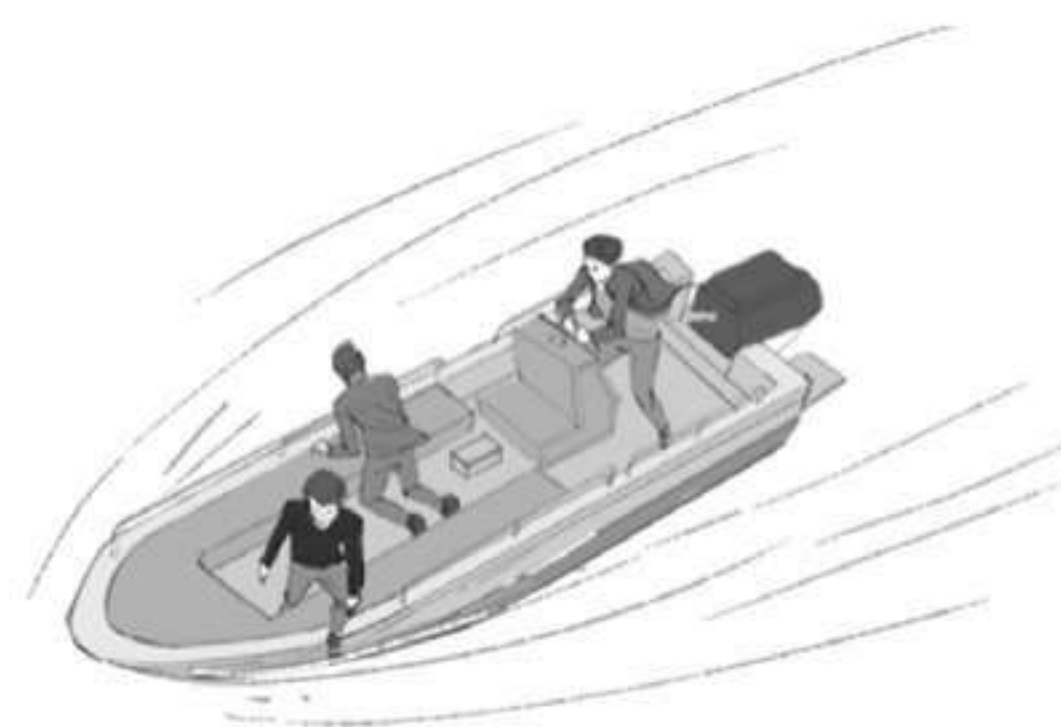
很能吃苦，练就了一副很棒的体格，还特别愿意冒险，思维格外活跃，大学本科和硕士阶段就发表了一些颇具水准的论文，是校方非常器重的苗子，几乎在当作常春的接班人来培养。

如今，他的博士已经读了七年，按照博士生学籍管理规定，一年之内再不毕业，学籍就要被注销了。陆鹏之所以还没毕业，一来是因为常春和陆鹏本人的要求都很高，二来也是碰到了一件让常春非常气愤的事。

小伙子居然违背科学精神，陷入了什么水怪的传说之中，而且相当痴迷，用针都扎不醒。

眼下，从表面看，常春是急于在退休前指导关门弟子陆鹏完成学位论文，顺利毕业。往深处说，常春心里还隐藏着一个巨大的结。这关系到他一生的荣誉，必须解开。否则，他的一世英名可能就会染上污点。

## 另辟蹊径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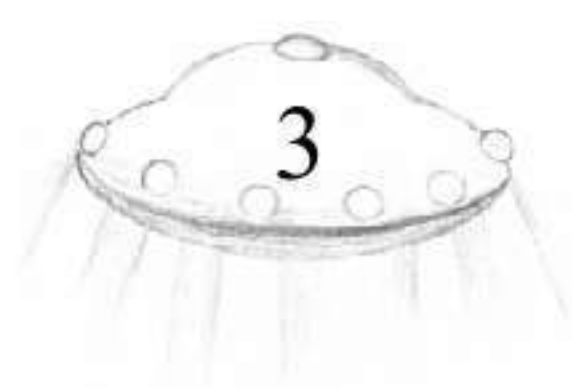


十多年前的一个夏天，常春带着几个研究生到陆干湖进行科学考察。

陆干湖位于祁连山北侧。说是湖，用它名字的前两个字来形容它其实更贴切。首先是陆，是那种和水没有任何联系的苍茫陆地。裸露的岩石、流动的细沙、荒芜的土地，在风的蹂躏下，竭尽全力地诠释萧条的终极含义。其次是干，放眼望去，陆干湖是一片没有边际的洪荒之地，偶然因极端天气诱发的洪水瞬间过去之后，留下一片狼藉的河床，石头里的结晶水在风的撻掇下一点点地追随太阳而去。

非要说和水有关，无非是一片沙的海洋，一片死亡之海。

陆干湖的外观，是一片辽阔平缓的洼地。洼地之中，除了莽莽黄沙，就是被风吹成椭圆形的石头。那些石头刚从母体上脱落时一定满是棱角，后来，在风的作用下，变成了不倒翁般的模样。





这里除了石头，就是更加细小的沙粒，构成典型的戈壁滩。

戈壁滩倒也不是寸草不生，但那些稀疏、低矮，叶子硬得像针，花朵小得像沙粒，永远蒙着一层土灰色的植被，与其说是在彰显生气，不如说是为了揭示某种深入骨髓的荒凉。

当时，人到中年的常春刚刚被升为教授，正意气风发，雄心勃勃地想着要在事业上有所建树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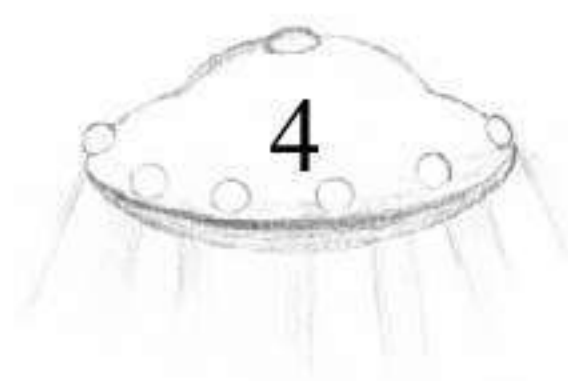
一番周密思考后，他最终选择把陆干湖作为突破口。

陆干湖在地质学界是个巨大的谜团。因为是谜团，自然就是热点。此前，常春的导师和其他诸多来自国内外的前辈都曾去过那里，均未发现任何高级生命的化石。陆干湖真像是一个死湖，即使在它曾经如同大海般浩瀚之时，里面仿佛也没有生命的迹象。

常春收集了陆干湖区域的各种地质图件、航卫片，综合分析后确定，这是一个古老的盆地，后期受到印度洋板块向欧亚板块下方俯冲的影响，地壳抬升，逐渐干涸。整个湖区在彩色红外卫星照片上呈深红色，显示深部可能依然蕴藏着丰富的水源。

最让他感兴趣的是，黑白卫星照片上，盆地南侧，和祁连山山体衔接的部位，有一条笔直的高亮度线条。高亮度说明含水性高，这很可能是一条高度活跃的大型断裂带。常春查找了当地的地震观测数据，证实这里是条地震活动带。这条断裂带很可能就是祁连山依然在不断抬升的证据，祁连山不断抬升，才使位于山脚下的这个已经干涸的盆地越来越小，越来越干。

常春详细研究了陆干湖区域的地质构造后，推断盆地的原始



面积可能超过五千平方公里，比今天的青海湖还要大。盆地成熟期，最大水深可能超过两百米。

这样的沉积盆地，怎么会没有重要的古生物化石被发现呢？

难道这大湖是从什么遥远的天际被谁空运过来的吗？

开玩笑啊。

曾经多次在那里寻找古生物化石空手而归的导师，却证实了常春的推断。

常春导师的研究证明，几十万年前，陆干湖确实还是一座面积辽阔、深不见底的大湖。湖水来源于高山冰川，流入一条大河，之后继续一路向东，最终汇入辽阔的大海。陆干湖内沉积层的厚度和同位素测年结果都显示，这个大湖存续的时间很长，水质优良，完全适合同时期别的地方发现的多种大型水生生物生活。

后来，由于印度洋板块不断由南向北朝欧亚板块下方俯冲，造成青藏高原的最终隆起，位于青藏高原北缘的祁连山也受到影晌。十几万年前，湖水同河水的联系被切断，和大海失去了联系。

地壳还在快速抬升。一万多年前，湖水的源头因地质作用而彻底改道。失去补给，湖的面积逐渐缩小，矿化度（含盐量）迅速升高，里面的生物快速灭绝。不久，湖水彻底干涸，昔日的波光艳影消失了，生物的天堂变成了墓地。

导师看出了常春的忧虑，变换语气给常春打气：

“地球上没有什么地方会是一座孤岛。陆干湖的沉积层和化石研究的结果相互矛盾，其中一定隐藏着什么重大秘密。你如果



能在这里找到必要的古生物化石，或许就能进一步确定西部荒漠和青藏高原，还有华北平原在成因上的联系，这对研究地球资源与环境有着重要意义。我相信，陆干湖当初一定是水生生物的天堂，其中的谜团迟早会被人类解开。这虽然需要能力和勤奋，也多少需要一些运气，没准这运气就会落到你的身上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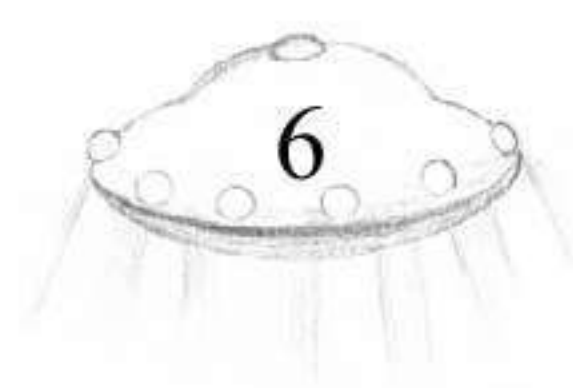
有了导师的支持，常春带着几个研究生一起奔赴陆干湖。

陆干湖的面积实在太大了，不可能寻遍这里的每一个角落。但是，如果不大范围铺开寻找，恐怕又会遗漏某些重要信息。事实上，在这种地方挖掘古生物化石，比大海捞针还要困难，还要无从下手——水体毕竟是人可以钻进去的，还是透明的，岩石就不同了。

当年湖里的生物消亡后，多数会快速腐烂，连骨骼都会变成泥，只有很少的一些可能因为偶然的机缘成为化石，得以保存。即便这些化石保存下来了，具体保存在什么地方，也有着很大的随机性，但却没有任何一种方法可以探测到岩石内部的每一个角落。

化石，其本质就是石头，最终的化学成分通常和周围的石头是一致的，无外乎一些硅酸盐或碳酸盐。这些特殊的石头，个头小，分布零散，普通的物理探测手段难以奏效。

常春详细研究了导师和众多前辈当年所做的工作，发现他们主要的工作放在了湖区的中央位置。湖心是最后干涸的区域，也是当时湖里的生物最后的庇护所，应该是化石最容易保存的地方。这一原理放在很多古盆地科学考察中屡试不爽，但前辈们在陆干湖却颗粒无收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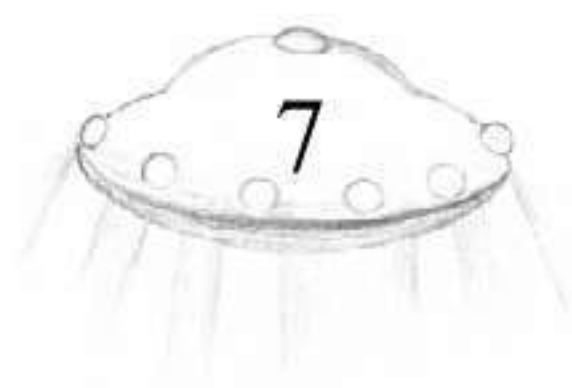
常春分析了导师和前辈们工作的全部过程，总结了国内外关于这种地区化石采集的经验，大胆制定了新的工作方法。他领着学生先对陆干湖区有了一个大致了解，布设了一些钻孔，通过沉积物的变化，最终确定了当年河流的入湖口，将那里作为寻找化石的重点靶区。

常春的设想是这样的：

湖水通向大海的道路被切断之后，河流从沿路岩石中析出的各种矿物成分不断积累，水体的矿化度因为无处排泄而逐渐升高，多数鱼类为了生存，不得不朝着入湖口迁徙，特别是那些需要繁殖的鱼，因为它们的幼崽只有在淡水中才能存活。后来，虽然湖水的源头也被切断了，但地下水补给在一个漫长的时间内依然存在，入湖口一带水体的矿化度还是会比湖心要低。

考虑到陆干湖是在短时间内迅速升高的，那些水生生物根本没有时间在生理上做出反应，进化出新的生理功能，以适应迅速变咸的水质。湖心恰好是矿化度最高的区域，它们被迫集中在入湖口一带。这种密集集聚，以及不久就出现的集体消亡，导致入湖口成为化石密集区域。入湖口也是水流较为动荡的区域，外来碎屑物数量大，沉降速度快，能够较快地将生物遗体或遗迹掩埋，有利于化石的形成和保存。

学校认同常春的这一设想。于是，他兴冲冲地带着学生前往陆干湖，期待着一场震惊世界的发现。



## 惊天发现



常春和学生们抵达陆干湖后的第一件事，就是张贴启事，雇用民工。地质勘查需要挖一些探槽，这些活儿学生们是干不了的。启事贴出去后，刚上初中的陆鹏也报名了。陆鹏家里穷，他想给自己挣点学费，以减轻家里的负担。

常春当然不会雇用陆鹏。陆鹏离十八周岁还非常遥远，身材又那么瘦小，不符合雇用条件。

被拒绝的陆鹏心里很失落，但他控制不住自己对这位教授的好奇心。陆干湖村里还没有出过大学生呢，陆鹏也没有见过大学生，他对这群人的生活充满了向往。

当时正值暑假，常春的工地距离陆鹏家很近，闲来无事，陆鹏就会跑去看热闹，很主动地帮助大人们打些下手。

开始的时候，常春只是把陆鹏当作一个贪玩或者喜欢凑热闹的少年。几天后，他就看出了这个少年的与众不同之处。

多数工人只是按照雇主布设好的探槽挥动镐或者铁锹开挖，履行自己分内的工作职责，至于被发掘的地层有什么意义，他们是不管的。

探槽挖好后，常春他们开始编录，民工就会找个阴凉处，坐下来休息，聊天。陆鹏这时却会主动跟在常春和几个学生的后边，帮他们拉皮尺，有时候还主动帮他们背样品。他的眼睛则不停地观察常春和那些学生，不久居然无师自通地学会了如何通过沉积物的颜色、颗粒大小和沉积厚度区分层位。

随着工作的推进，他们最终准确地确定了古河口三角洲地带——常春推测的化石产出区域出现了。

常春他们开始铺开阵势逐层剥离，寻找可能存在的化石。一个多月过去了，工作毫无进展。

既然是一个巨型湖泊，按照常理，就应该有丰富的水生生物。它们密集消亡后，一定会留下一些化石。

常春没有放弃，继续扩大搜寻面积。古盆地受后期地质构造影响，原始形态发生了巨大变化，或许自己寻找的位置还是有较大偏差。

计划的周期已经一延再延，依然没有什么发现。常春呆呆地坐在工地上，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

难道是自己的判断错了？这些被困在湖中的水生生物，其实都聚集在湖心？果真如此，导师和前辈们当年的工作就应该有所收获啊。

秋天已经来临，计划的周期已经延迟了半个月。

这天，常春正坐在现场的一块石头上发呆，不知道回去后该如何向学校汇报。远处的陆鹏突然喊了一声：

“这是什么？”

小孩子总是对一切自己不熟悉的東西充满了好奇心。常春坐在原地，继续思考着下一步工作方向。

“教授，我好像真的发现化石了。”

过了一会儿，陆鹏再度发出惊呼，直起身，仰着脖子望向常春，眼睛里闪着光。

高原上的风很大，常春的耳朵被风当成了口哨。风天生喜欢吹，但此刻它的演奏水平实在不敢恭维，弄得常春满脑子乱糟糟的呼啸声，好像有一场沙尘暴正在耳朵里孕育、壮大，随时准备爆发。

常春摇了摇脖子，依然没有摆脱风的纠缠。他继续呆坐在原地，眼珠子也像快要凝固了一样。他的几个学生在不远处忙着做收工前的准备工作，没有人应和那个少年。

陆鹏见没人理会自己，又蹲下身去捋飭了一阵儿，再度站起来时，声音更高，更自信了，他的呼喊从风的混乱的呼啸中清晰地分离出来，钻进了常春的耳朵。

常春从迷惘中回过神来，看到远处少年一脸的认真，他不想让一个孩子失望，站起身，拍拍屁股上的土，走了过去。

一个新清理出来的探槽的槽壁上，依稀露出一层颜色和上下

都不一样的岩层。岩层的面积并不大，只有井盖大小。构成这个“井盖”的，是一套粒度很小的泥质页岩，单层厚度不到五毫米。上面的盖层是一套粒度较大的砂质砾岩，砾石的粒度变化很大，一看就知道是突然堆进来的，没有任何分选性。这套砾岩的厚度只有几厘米，显示出一个偶然性水流加速的地质作用特征，就像有人专门往这里倾倒了一堆乱石，转身就走了。

因为岩层只是暴露了很小的一截横截面，如果不仔细看，很难看出它和周围岩层的不同。只有很细致地观察，你才会发现，这片不大的岩片，原始形态很可能是一个一米左右的小洼地，后来被一些堆积物快速掩盖了。

少年发现了此处异常之后，仅仅凭借一丝天赋，预感到可能会有什么奇迹要发生，没有像平时那样急着将岩层剖开，而是很谨慎地用地质锤轻轻将那个岩片的横截面稍微剥了一些。当他看到横截面上出现一道灰黑色的异样纹路后就停了下来，没有伤害到它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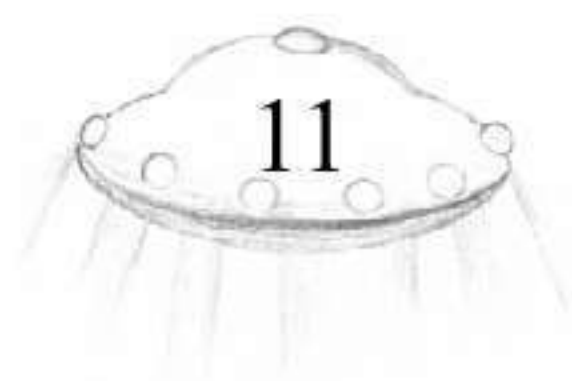
常春禁不住看了一眼陆鹏。

陆鹏正仰着脖子，期待地望着他。

常春沉默着，蹲下身，凑到仅仅露出几厘米宽、几毫米厚的岩片上，一片指甲盖大小的花纹呈现在眼前。

常春的心猛地一跳，几乎要凝固的情绪在血液的奔突下被冲开一个决口，像一股平地而起的风，剧烈地旋转着，奔驰着。

那花纹的形态很像鱼鳍。





常春用手扶住探槽，缓缓弯下腰，一点点地屈下腿，最后，膝盖落在地上，又进一步压低了身体，眼睛几乎贴在了那个若隐若现的花纹上。

没错，虽然只有一丁点大，但确实是一个鱼鳍的形态，如果不仔细观察，还以为是谁在这里留下了一枚指纹。

常春克制住内心的激动，让那股在荒野上驰骋的风慢慢沉降，上下左右观察一番，双手微微颤抖着，像绣花一样，一点点地将岩片上部的覆盖层往下剥。脸上、眼睫毛上，很快就落满了岩石的粉末。常春没有察觉到，继续把脸朝着石壁上贴去。

那几个学生见导师过去后一直没有回音，知道他肯定是发现了什么，走到跟前，顿时就被正在显露真容的那个花纹惊呆了。

常春的眼睛里已经只剩下那个花纹了。他全身心投入化石挖掘中。那个花纹很浅，很薄，他不敢过于用力，时不时还要用嘴轻轻吹掉上面的粉尘。

两个多小时过去了，终于，一块完整的约莫一尺长的鱼化石，清晰地呈现在常春的眼前。

常春长长地舒了一口气，身体一软，偏身瘫坐在地上，背靠着石头，仰头看着天空。跪的时间过长的双腿，好像已经不属于自己了。常春用手轻轻地捏着麻木的身体，脸上的表情像天空一样晴朗。

常春的研究结果认为，这是一条古老的淡水鱼，大约生活在一万年前。





常春推断，这条鱼死亡后不久被水流带到了这个井盖大小的凹陷里，随后一股异常的波浪（可能是由局部阵风引起的）从近旁带来一些泥沙快速地将它掩埋，这条珍贵的鱼由此才得以穿越一万多年的时光，向世界展露它娇美的容颜。

常春断定，这是一条雌鱼。因为在紧邻鱼化石的地方，还发现了几粒外形依然非常饱满的卵状物，像刚刚挂果的葡萄。从外形上看，卵状物就像磨圆度很高的沙粒。常春将其中的两粒剖开，断定这些卵状物就是鱼卵。在漫长的掩埋中，这些鱼卵物质组成已经和沙粒无二，唯一的区别就是内部还保留了鱼卵的基本结构。面对这样特殊的化石，稍不留意，就可能把它们当作普通的沙粒。

至于这些鱼卵是不是这条鱼排出的，是否已经受精，以目前的科技手段，暂时还难以揭晓。

常春推断，通向大海的主要河道虽然被切断了，但高山上的小河或溪流在一定时间内会继续存在，但因为蒸发量可能大于补给量，湖水的矿化度逐渐增高，鱼卵和鱼苗难以生存，这些鱼就形成了洄游产卵的习性。这块化石上的雌鱼就是到入湖口产卵之后，因为过于疲惫，只能平躺在水底，任由水波裹挟着，后来不幸在水洼里死去，又幸运地被保存到了现在。

这块珍贵的鱼化石的发现，证明了众多地质学家此前的推断：陆干湖在远古时代是一个真正的湖，是一个虽然和大海隔断，虽然已经没有外来水源的补给，但依然拥有丰富生物的生机勃勃的湖。